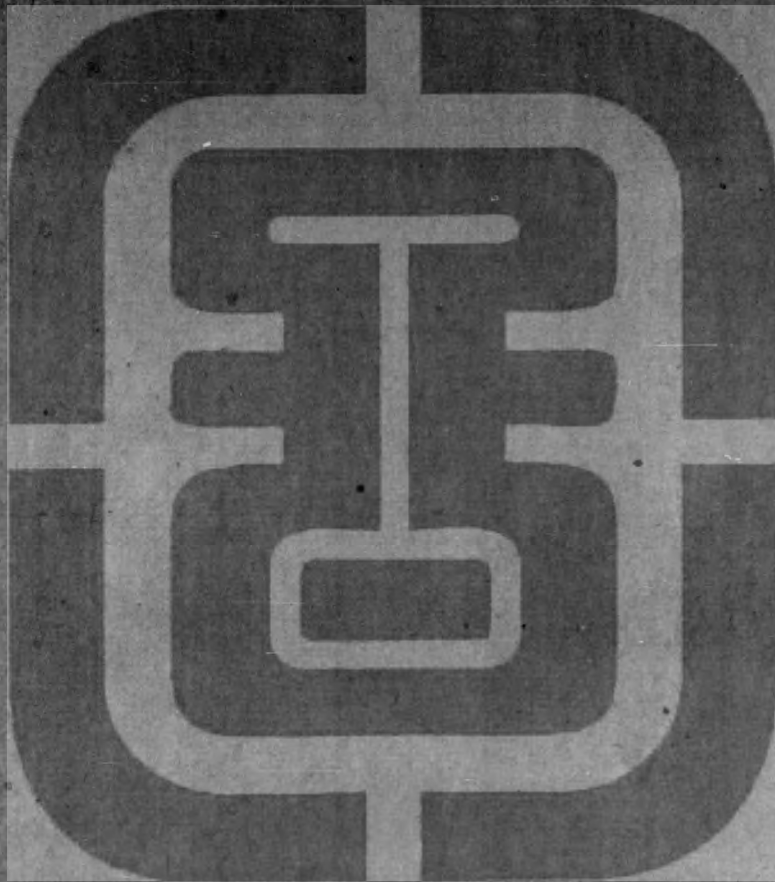


谷園文鈔

卷四

論

表



谷園文鈔卷四目錄

論

明季璫禍論

潘岳論

建文遜國論

慎刑論

錢神論

燕越

胡介祉

智脩

著



師友論

狄仁傑論

陳仲子論

梁鴻孟光論

俞伯牙鍾子期論

魏徵論

李密論

方孝孺論

張居止論

明光宗論

客氏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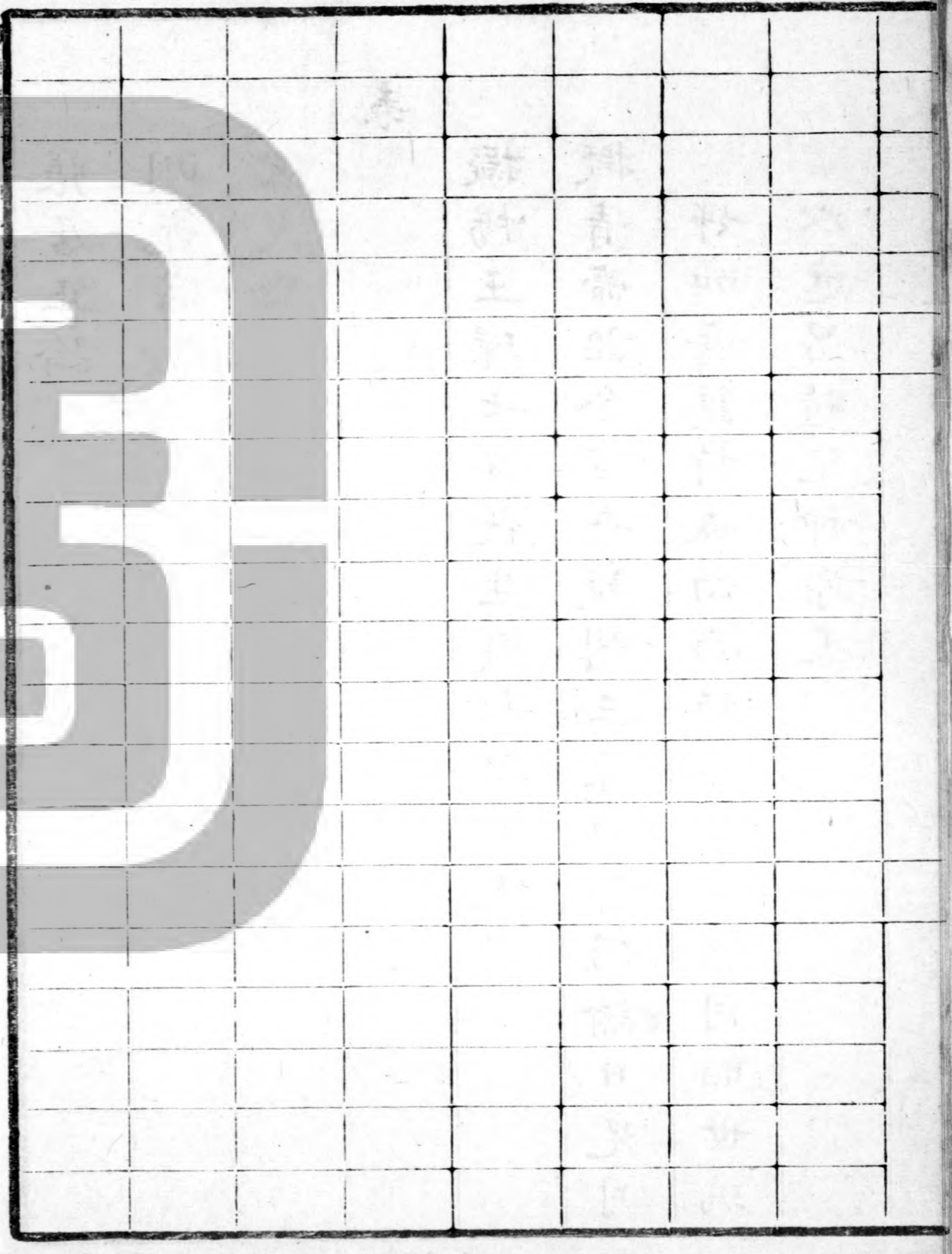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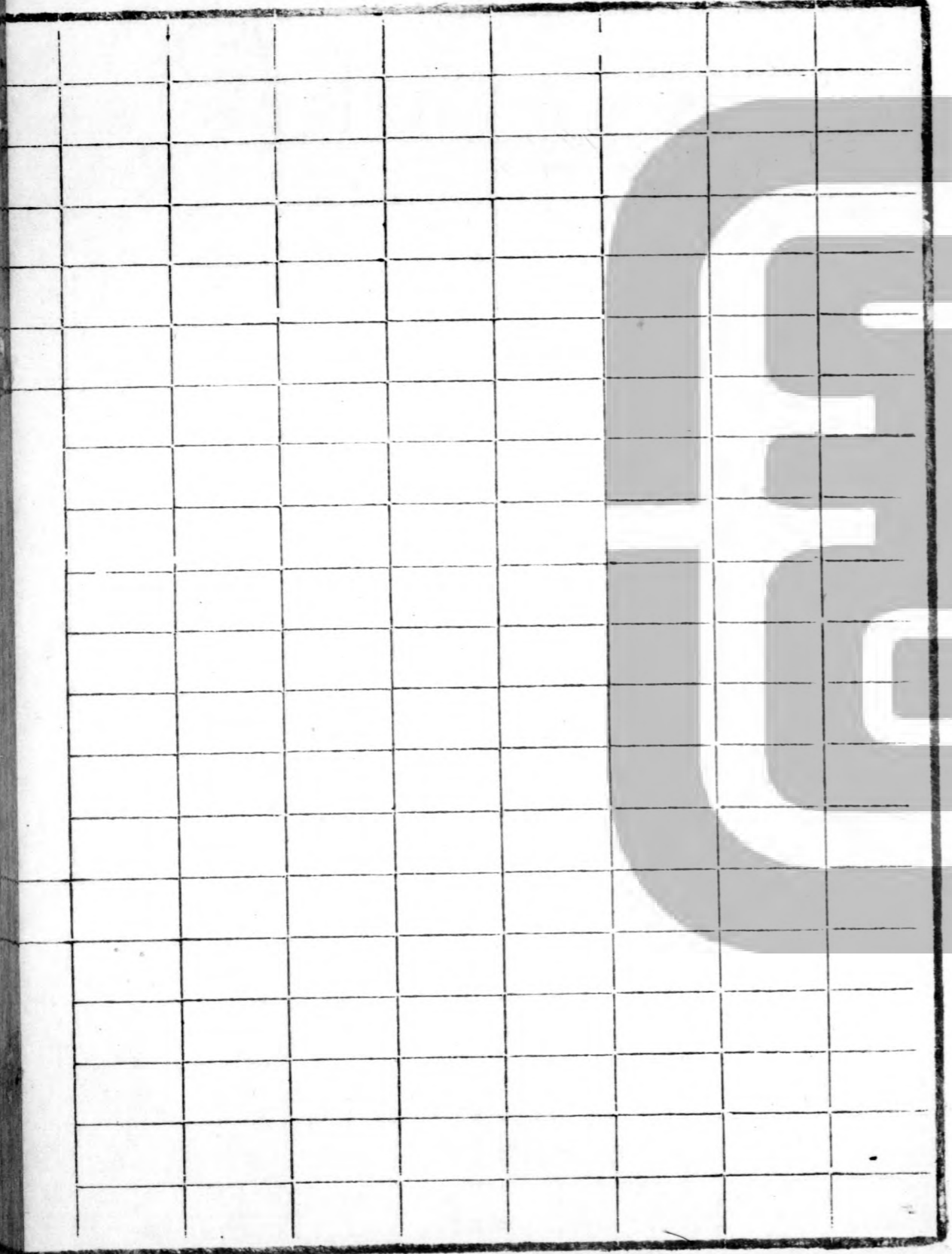
表

擬楊玉環七夕長生殿私誓謝表

擬青帝詔令百卉競開三春勿替仍諭日兄月

姊加意護持風伯雨師無事狼藉用昭世瑞

以應昌時花神謝表





谷園文鈔卷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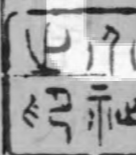
明季璫禍論

燕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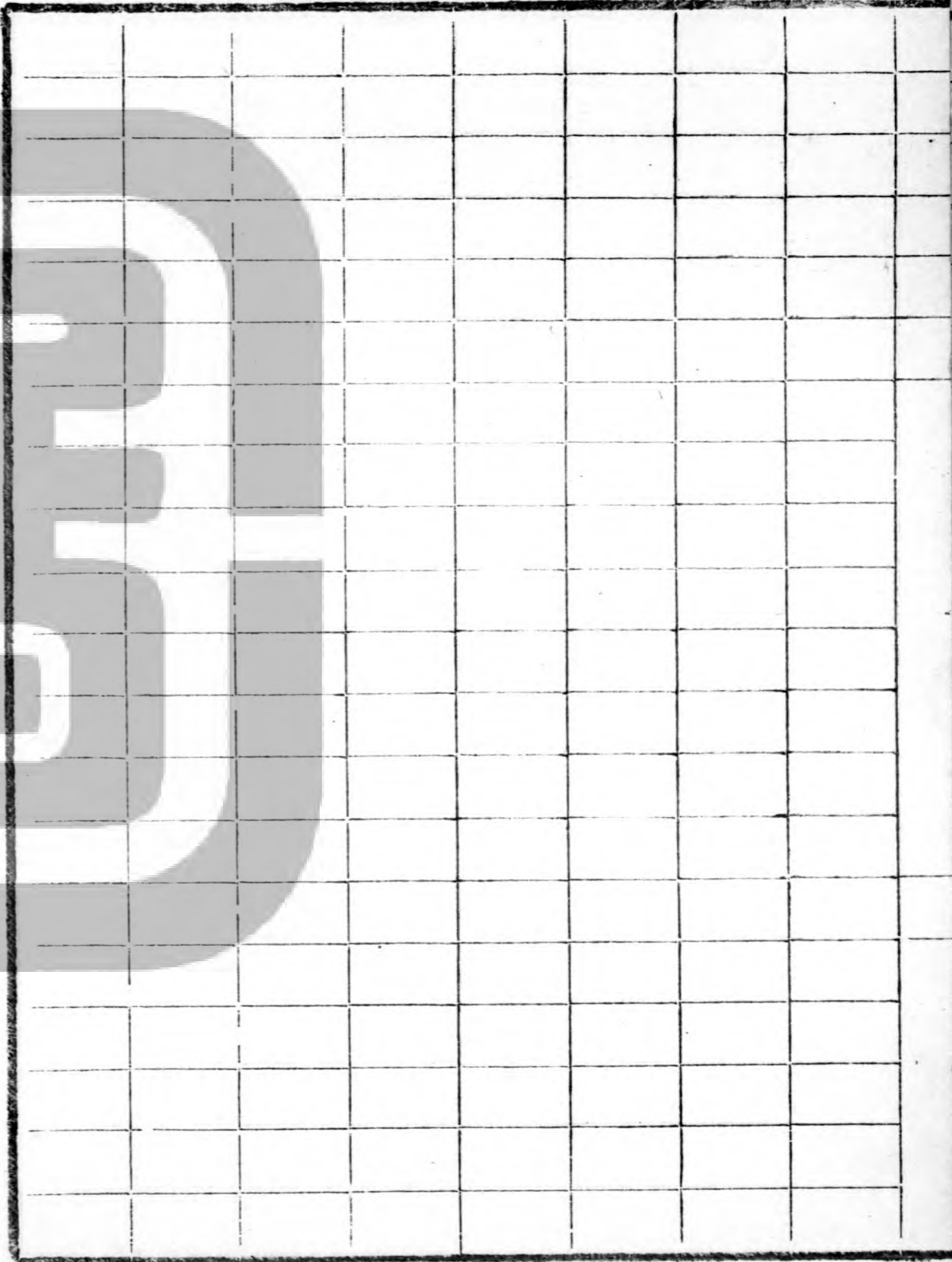
胡介祉

智脩

著



自古奄寺之禍始於人主而成於士大夫蓋人主之  
 委任不專則士大夫之趨附不衆則人主之委任雖專而嘗有所扞格難行而不得  
 一惟其意之所欲迨既專且衆而後得以恣肆而無  
 忌而說者頌歸咎於力與相抗之人以為是激成之





也吁其亦不達於理矣夫三代以前尚已秦二世用  
趙高實為璫禍之首其後一熾於東漢再熾於唐至  
有明為尤烈要皆中葉以下庸君闇主之所為召荒  
惰於怠安乘紀綱之敝壞非是則末由以逞也故終  
西漢之世僅一見於弘恭石顯旋亦銷歇宋惟徽宗  
有童貫之橫其先雖母后垂簾而權歸宰相若輩無  
所措手足以任守忠之奸佞能離間兩宮而韓魏公  
一旦坐政事堂召之立至出片紙即日押發無敢留

者則紀綱制之也紀綱之不壞一二正人君子持之  
也夫奄寺憑藉深宮最易借叢威福而英明之主又  
不世出所恃在廷之正氣有以潛移而默奪之至不  
得已然後面折而廷爭之甚者以去就決之又其甚  
者以死繼之此人臣之道天經地義萬世不易之常  
理也而說者猥曰無抗抗則且激成焉誠如所言使  
璫禍將興之際而唯阿恐後承順不違豈反足以回  
元惡之心而戢凶徒之志乎亦速其成而已矣世徒



見清流白馬之禍不旋踵而國亡遂謂皆由於君子  
之過激而不知其浸淫醞釀如癰疽之伏匿臟腑決  
去方快而元氣隨以無餘此正受毒於養癰之時而  
奈何轉歸咎於決癰之日哉誠如所言是趙高指鹿  
為馬群臣謂鹿者為非而謂馬者為是也明季楊左  
諸公為罪而魏廣微為功也吁其亦不達於理矣方  
忠賢竊柄毒熒漸張楊公奮然以二十四罪劾之舉  
朝籍籍當是時衆正多在位逆璫外廷之羽翼未成

頗為之徬徨無措曾求救於首相韓公曠公答以自  
作之孽汝自為之其言凜凜至今猶有生氣向非廣  
微傾心內附使逆璫有所恃以無恐必不敢遂肆其  
惡今乃有舍廣微黨惡之罪不問而咎韓公之絕人  
已甚者夫誠得政輔之地皆為韓公而不為廣微則  
楊公之疏未必不行逆璫之勢未必不殺衆正之慘  
辱未必如此之慘而國事亦未必如此之敗壞決裂  
而不可復救孰得孰失何去何從不待智者固能辨



之其有為咎韓公之說者必能咎楊左諸公者也能  
咎楊左諸公者必能諂附逞璫者也是即廣微之類  
也噫吾觀明季紀綱蕩佚士大夫風節掃地矣昔稱  
定策國老門生天子在逆賢而帝制自為并不復有  
天子在其意中而一時內外諸臣稱功頌德更甚於  
漢廷之頌莽此固人人可誅若夫爪牙腹心効命尤  
力如崔田諸大慙雖赤族不為過要亦天下後世所  
共通曉而以余論之廣微之罪當不在崔田下何也

無廣微之附則璫勢不成璫勢不成則崔田不附然  
則崔田視廣微尚從末減哉



潘岳論

余讀潘安仁閒居賦序悲其高才拙官卒以親疾去  
官為之掩卷太息既而思之人各有志不可強也且  
夫安仁以彼其才使能與世浮沉何難坐致通顯即  
忘親徇祿天下後世未必遂以為非乃反復斯篇一  
若戚戚於中而怒焉不能以終日者及觀其賦中所  
述優遊娛樂情見乎辭然後知天性之過人而安仁  
真不可及也已人情孰不欲仕宦稱孝者亦必曰顯



親揚名聖人之言豈為偽設頌幸而仕宦且通顯矣  
既已揚親之名尤當思所以事親之實苟吾親康強  
無恙則迎養從容列鼎足以承歡垂魚足以悅志親  
之願寧獨非子之願乎如其不然而親老且疾安車  
之迎難赴遠道之役難從於是親之懷來有不堪為  
子告者幽憂隱忍惟在人子曲體之而已此閒居賦  
之所為作也方安仁游宦時史不言其奉母與否第  
攷其所歷一令河陽再令懷三令長安及入為尚書

郎廷尉平太傅主簿皆在都邑之近不出乎關洛之  
間世亂未興栽花為政仙令風流之日席貴寓直之  
年迹其後此能以親疾去官則斯時必不肯違親就  
職其版輿行樂要皆倍勝於閒居特猶人世固有之  
常不若後此一舉為古今所難得故其事不著耳雖  
然後之人子取法安仁必不得已而賦閒居悲拙官  
斯誠阨窮於遇矣若猶得已而可遂其迎養之私且  
或身都通顯所遭過安仁遠甚無閒居之寂寞而有



奉母之歡娛其亦何憚而不為此故曰安仁真不可  
及也試悉取安仁所作詩與文讀之大氏皆情深言  
外亶媿動人不獨悼亡之篇為千秋絕唱即如懷舊  
之作寡婦之賦皆令人流連酸鼻不忍竟讀陸士衡  
家國之故流離顛沛視安仁不翅天淵而其造感言  
情曾不若安仁之切至故曰天性之過人也余幼孤  
恃老母以長及筮仕馳驅四方雖不敢竊比安仁亦  
嘗有奉母之樂今則已矣樹欲靜而風不寧子欲養

而親不待雖欲如安仁閒居之一日已不可復得矣  
悲夫因追論安仁以寓其意并持以律凡為人子者  
必能盡迎養之從容而後能甘閒居之寂寞蓋迎養  
從容易閒居寂寞難夫古人已樂為其難而今人乃  
不能勉為其易哉



建文遜國論

自古君臣之變大義難明是非曲直之公莫能據理  
執詞為天下後世折衷誠未有如明建文君遜國一  
事所以然者成祖以叔父之尊聲變易祖制削奪親  
藩之罪舉兵靖難師出有名而其事又幸成後此二  
百七八十年之人皆其子孫臣庶為尊親諱亦分誼  
所當建文在位未幾君德未著且不幸喪敗政治之  
實蹟復因革除泯沒徒暴其罪狀任議論於悠悠之



口勢無所忌情不相關其不致詆之為亡國失道之  
君而猶或隱寓其咨嗟歎惜之意蓋寔賴一時忠義  
之士氣與數百年未盡漸滅之人心有以夾持之而  
已至易姓以後情理俱平草野紀載之書亦稍稍出  
雖傳聞同異疑信尚或相參而要旨大端略可攷見  
今夫革除何罪乎若曰削奪親藩則當日之諸王亦  
叵測矣世傳建文為太孫時成祖嘗拊其背曰不意  
免乃有今日太祖見而問之建文對曰叔父愛臣故

耳此事真偽或未可知然以成祖之桀驁建文之仁  
柔度之當亦情之所有若稱病不拜詔旨而日操軍  
馬招異人術士乃鑿鑿見之正史者何可掩也晁錯  
之策七國曰削亦反不削亦反削則變速而禍小不  
削則變遲而禍大其持論甚明建文之時大勢類此  
頌幸而為漢景帝安社稷致太平宗廟享而子孫保  
不幸而為明建文國破身亡子孫殄絕事固不可以  
成敗論而齊黃之計亦未可厚非也若曰變易祖制



則太祖撥亂反正治尚刻覈晚年尤甚建文濟之以  
寬大當時頗頌其仁守成者不當如是乎况孟獻一  
大夫孔子難其不改父政而欲責天子以易制過矣  
若方正學力行周禮謂非時措之宜則可豈得遽執  
以為罪耶且夫靖難何功乎主不少國不疑四海無  
携貳之形九廟無傾危之勢亦何難之可靖而稱兵  
向闕只便一身之圖設使成祖之事不成叛逆之名  
在所不免及其既濟而嘒嘒有辭且曰吾本無利天

下之心欲為周公輔成王耳卒之正學以成王何在  
何不立成王之子展轉折之而其語遂塞乃更多殺  
忠義厚報功臣殆有甚於剪伐寇讎戡定敵國者獨  
不自憶此我家事之言乎何煩恩怨分明至於此極  
也既內自媿希立功以自飾疲天下之力以從事邊  
庭頌盼自雄志得意滿孰知僅再傳而幾至失國究  
亦何足為久大之功哉以靖難之功若此以革除之  
罪若彼是非曲直固已較然順逆尊卑又有一定不



待再計而決矣抑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吾觀  
建文之過常失之厚成祖之過常失之薄方靖難兵  
起諸將出師必戒毋貽朕殺叔父名故成祖每戰輒  
親突陣不畏而成祖則不然其於建文不遺餘力年  
號則革除之子孫則錮絕之群臣則誅夷僇辱之慘  
至滅十族發教坊真殘忍無復人理徐輝祖中山王  
子皇后懿親也以不屈故奪爵下獄僅免於死梅殷  
親太祖壻所尚主為高后長女以盡力建文卒命人

擠之入水死不但已也兩遣胡濙巡行天下以訪張  
遯過為名踪跡建文至二十年之久又遣鄭和至滿  
刺加偏歷西洋諸國窺其意蓋無刻不思得建文而  
甘心焉者噫狠毒一至此哉由此觀之建文得成祖  
必能待以不死而成祖之得建文夫豈有幸焉故曰  
建文厚也說者曰建文之遜國也有失國君死社稷  
之義不若懷宗為烈余謂不然夫天下者太祖之天  
下也使異姓爭之則當以社稷為重而身為輕若太



祖之子得之則社稷有主而身為重矣此不易之理也雖然若建文若懷宗皆非亡國之君而先後喪敗相望世又謂有反復之道此則余何忍言

慎刑論

古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之具有二兵與刑是也顧用兵在一時而用刑在平日用兵之時常少而用刑之日常多用兵之心慎以重而用刑之心輕以忽此人情事勢所必至也夫以平日常用之具而出之以輕忽之心民命其有幸乎聽訟者不可不加之意矣五刑始見虞書所謂墨劓剕宮大辟與今之五刑稍異今之五刑惟仍大辟自除肉刑以來劓剕宮久不



用而刺字猶墨之遺頤在五刑之外流宥之法變而為徒流鞭朴之法變而為笞杖則並列五刑之中然而笞杖非鞭朴也昔之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鞭似重於朴朴者夏楚二物施於學校以訓子弟故曰教刑今之杖乃重於笞且皆折責以板板之制非復夏楚之比矣然獄成而折責之猶有一定之數若聽訟者橫以己意加責便不可紀極又輕重大小雖有程式而未必盡遵甚至隨其人之好尚與其地之相沿行

刑者又從而上下其手以取賂有賂者輕無賂者重不待獄成而已失其平矣可不念哉若夫三木之制雖古桎梏之遺而輕用之實有所不忍每見聽訟者恃之以取囚承竊以為非法之當也夫箠楚之下何求不得囚承未必不枉况片言折獄大畏民志所貴有明允之才即或疑似難分堅強不服以格吾聽斷第當再三反復平其心以決之察辭於差兩造具備而又參之以周禮之色聽呂刑之貌稽雖未敢謂物



無適情而大略已思過半矣使徒恃三木一切煅煉  
之縱得其情已違哀矜勿喜之訓設有寃濫則民之  
生死繫焉上足以干天之和下亦以致天之罰既誤  
於國復殃身以及於子孫可不念哉今  
天子聖仁欽恤民命慎刑之  
上諭申飭不啻諄諄凡我臣工欲如申商之束濕羅  
吉之鉗網當復無有而余獨颺颺過慮竊恐司刑者  
謬恃此以具獄辭而成信讞也不則謂為平日常用

之具而出之以輕忽之心也夫彼方恃以具辭成讞  
而刑安得不嚴彼且忽為日用平常而刑又安得而  
慎哉爰為論列夫不必嚴刑之故以奪其所恃而更  
推夫不可不慎刑之故以警其所忽凡預斯任者不  
用刑而獄決上也刑其所不得不刑而勿縱勿濫次  
也平反出入之間慎重周詳不敢以刑為嘗試又其  
次也必使視兩造如三軍視加刑如挺刃視爰書如  
三令五申而後古人不得已之深心與



聖天子刑期無刑之至意畢寓乎其中矣可不慎哉  
可不慎哉

錢神論

客有能誦魯褒錢神論者過詫於余曰至哉論乎吾  
乃今而知錢之為用大也其可取而不可與可聚而  
不可散者乎余曰唯唯否否試為子折衷之褒之論  
曰不如早歸廣脩農桑舟車上下役使孔方此工於  
取者也其術誠良然獨不聞鄧通之鑄彊卧道傍媿  
女之數炎精掩鎡誇心計之最勝曾何救於死亡褒  
之論曰難朽象壽不遺象道故能長久為世神寶此



厚於聚者也其法固巧然獨不聞漢廩之積貫朽難  
考金谷之富身且不保洵招忌於滿盈戒慢藏之誨  
盜襲之論曰錢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錢之所  
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宜乎欲散而不忍欲與而難  
割然獨不聞蕭何之奉五乃贏二千戶之封冉求之  
附益終受七十子之伐故貪類貧而相因利倚刀而  
必拔且褒亦知夫錢之為言泉也其積固欲如山其  
流亦欲如川達窮開塞振貧濟乏力可勝天然則胡

為硜硜於取與之際斤斤於聚散之間其所以丁寧  
反復鄭重再三者蓋亦有為而作有激而然豈真謂  
死生無命富貴在錢藉令在錢而游光揚聲烏乎可  
吝發身潤屋烏乎可慳縱天下能取者未必能與能  
聚者未必能散而能與能散者始有以長資其取長  
保其聚夫固有盈虛之理輕重之權客徒誦道元之  
論而昧其意旨拘彼言詮殆未知其滑稽戲謔以嬉  
笑為怒罵初不減方朔侏儒之喻趙壹伊優之篇嗚



呼噫嘻語不云乎用財為主者財為奴錢者靈物鬼  
運神輪積置豈同榆筭去來或似飛蚨雖不必阿堵  
不言直如夷甫亦何至此中有癖竟比長輿此余之  
所以斟酌於司空綦母之說而從違於虞舜盜跖之  
徒者也

師友論

師本在三之義友為第五之倫師友之於人重矣哉  
顧古之師友與今之師友異古之事師交友亦與今  
之事師交友異何言之古之師凡以為學也大則傳  
道小則授經推而至於一藝一術之微無無為者雖  
或後先徙業或少長殊途師無常而所以為師者有  
常徃徃易其人而不易其理故古之師一而已矣迨  
及後世師弟子之名寢多而寢失其實惟受業一道



與古從同自制科行而弟子變為門生薦舉起而門  
生復儕於故吏然猶有分誼存焉耳若夫以投拜為  
黃緣而師道尚可問哉惟友亦然記稱僚友執友之  
外其泛泛者槩曰交游僚友者仕而同官執友者學  
而同志非是則不敢輕言友也古之友二而已矣後  
世有類於執友者盟社之香火是也有類於僚友者  
通籍之齊年是也此於分誼亦匪輕耳若夫以穀氣  
為結納而友道又寧可問哉由此觀之古之師友專

而今之師友雜古之師友重而今之師友輕古之師  
友尊而今之師友褻蓋師友本自不同而事師交友  
又烏能必其無異毋恠乎人情之今不古若也雖然  
已則不慎厥初業已師之友之而猥云今之師不必  
如古之師今之友不必如古之友而今之事師交友  
亦可不必如古之事師交友是又與於不義之甚者  
矣是故有識之士專其心而勿雜重其事而勿輕尊  
其道而勿褻其於師友也寧峻毋濫寧慎毋忽寧守



已而毋徇人斷斷如也及乎名分既定氣誼相投則  
終身以之沒齒不改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  
服勤至死心喪三年蓋幾幾乎等於所生生成之德  
均也朋友有信而尤必善相勉過相規死生患難之  
不移貴賤貧富之與共視之不翅如骨肉手足忘其  
異姓也而後倫與義不既全乎每見世人多昧此旨  
其始不知審擇而後乃日見乖張朝而師夕而相非  
相倍矣夕而友朝而覆兩翻雲矣以至操戈入室隙

末釁終甚且棄其師而師非其師絕其友而友非其  
友投拜聲氣藉藉紛紛假香火為因緣行束脩於當  
路此公叔絕之惟恐不甚而孝標論之惟恐不詳者  
也而余以為負師恩忘友誼者固神人之所共憤而  
不能久敬或半由於鮮克慎初此則吾黨之鍼砭而  
士君子慮多難免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狄仁傑論

世稱狄梁公正人君子亦謂唐之忠臣是已特不能  
不以屈身事女主為惜而或且以不及其身早誅易  
之昌宗奉廬陵反正而晚舉張柬之等遲之又久乃  
得使唐社稷安致疑梁公不無委曲因循而尚少慷  
慨赴大義之烈嗚呼此未深知梁公不得已之苦心  
而闇於時勢者之言非篤論也夫梁公立乎淫暴之  
朝日與佞臣酷吏為伍而侃侃諤諤不屈不撓褊



寵之裘匿花妖之影其行事使鬼神亦畏至偽周革  
命唐祀不絕如綫無梁公則誰舉東之等無東之等  
五人則誰誅二張微獨其平日嚴氣正性有以見重  
於武后而陰行調護於廬陵也正人君子之稱忠臣  
之謂不待智者而固已辨之矣雖然此固觀其迹而  
未察其心也知其人而未論其世也梁公之心何心  
乎事唐而已矣事唐不卒轉而事周亦以不事周則  
無以曲盡其事唐之隱不得已之苦心也不然以梁

公之氣節其視爵位為何如而頌若是其戀戀不捨  
低徊而不忍去耶公之姨亦婦人耳猶不欲其子事  
女主况以公鬚眉磊落豈見及出婦人下耶其事女  
主也不得已也身屈而心未嘗屈事周猶事唐也且  
亦知梁公之世何世乎武后之帝制自高宗在時而  
已然掌握大權非一日之積及為天子母根深蒂固  
中宗庸暗又非能伸春秋大義者武之桀黠實足以  
顛倒英雄爵賞刑威奔走一世形革勢禁尚承太宗



之遺儼然居重馭輕藉府兵以控制中外故放廢嗣  
主易置宗廟而天下莫敢誰何以徐敬業之世將英  
名舉事而敗不旋踵度不至數窮理極不易動搖此  
中消息之機梁公籌之久熟隱忍觀變以徐俟可為  
不幸身不及為而為之者即出於所舉豈所舉者之  
才識能勝公哉傳有之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  
基不如待時天乎人乎未可以強為期也即如唐之  
諸臣內外大小不知凡幾而乃心王室堪受公託者

僅得此五人當時時勢之難從可知矣然則屈身不  
足為公惜委曲不足為公疑既諒其心復審其時勢  
而後可以定公之論哉唐以直諫傳者前乎公有魏  
徵後乎公有宋璟魏宋遭逢令主國家無二姓之嫌  
其視公難易固自有間且魏以嫉媚濟其諫術而公  
惟正色直言宋之臨終不聞有所舉致招楊李之亂  
公乃能進賢安社稷則雖謂公唐室一人可也



陳仲子論

於陵仲子始末詳見於孟子之書當時並稱其廉而  
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顧後世畸說詭行之士猶或  
託之以為名高而寡識者亦復隨聲而附和其有關  
於世道人心不淺不可不辨也仲子之稱廉也以居  
於陵食井李一事而仲子之居於陵也又以不食兄  
祿不居兄室故律以聖人之道仲子不但未必食井  
李且不當居於陵何也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



萬鍾使仲子以中人之才席父兄之業奈何一貧至此而仲子不屑也視富貴若將浼焉夫人苟生而貧賤當以時命自安耳顏子陋巷簞瓢樂亦在中六之云者不必簞瓢而始樂即簞瓢而六樂也禹稷顏子易地皆然富貴何必浼人哉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人能以道自處而生有益於天下雖列鼎而食選聲而聽可也故曰不必食井李也然世容有惡富貴而逃之者

如務光巢許輩君子不以為非吾意其人必皆孑然一身無天屬以綴其心無室家以櫻其念故能輕世肆志惟其意之所欲為耳仲子何如哉彼固有母與兄在皆天倫之所不可愬而仲子不顧也避兄離母處於於陵問其何以避之離之乃由於不義其兄之祿與室夫世家食祿何為不義設有不義何不早諫諫而不聽號泣隨之子弟之分也不思循分而悻悻然違棄天親飄然長往自居於義而以不義歸其母



與兄即使仲子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猶未免為過舉  
而况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不居以  
於陵則居之為子則不孝為弟則不弟不孝不弟而  
何有於廉百行皆敗於於陵之一居矣故曰不當居  
於陵也所以然者皆不近人情不知大義而好名之  
過也孟子曰克仲子之操則蚘而浚可者也此不近  
人情之謂也又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不受人皆  
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七親戚君臣

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此不知大義之謂  
也他日又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  
食豆羹見於色嗚呼究論及此併簞食豆羹之義亦  
失之矣仲子乎仲子乎好高名而無實行曾何一之  
可取乎快哉趙威后之言曰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  
何為至今不殺乎



梁鴻孟光論

漢梁鴻孟光清風峻節志同道合本傳備載其詳迄  
今椎髻撮作舉案齊眉之風莫不嘖嘖稱歎膾炙人  
口與五噫之歌並傳不朽信哉有是夫必有是婦也  
夫鴻誠隱君子也假令為其婦者無非無儀惟酒食  
是議鴻之高豈其遽損也而相率偕隱乃自光發其  
端則兩人之高不惟不相上下抑且闕一不可矣尚  
何遺議之有哉然余觀二人必其憤世嫉俗胸多塊



偶者也否則獨善其身置理亂於不聞者也否則動  
與人忤不合時宜者也不然鴻之時為何時當漢肅  
宗世治亦幾於小康矣上非桓靈之君下無清流白  
馬之禍鴻也苟出而圖吾君庸詎知道德勲名不赫  
矣於天壤間耶且也士逢可仕之世而朝無好賢之  
主斯已耳當日者鄭均有禮矣高鳳有徵矣鴻之門  
不聞飛尺一之詔以召之者又不聞元纁束帛爭辟  
於途者又不聞內而卿尹外而州牧交章薦之者豈

史臣故不錄以全其高耶抑鴻之隱跡埋名不欲人  
知而人亦無由知之耶方鴻之娶光也曰吾欲裘褐  
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耳後又仰慕前世高士而為  
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度其意蓋以之自況也即  
有徵聘之加車乘之招余知其去而不顧必也况內  
得光為同志哉初光擇對不嫁欲得賢如梁伯鸞者  
既而求作布衣自脩隱居之服既而又請於鴻曰嘗  
聞夫子欲隱居避患今何為默然無乃欲低頭以就



之乎鴻曰諾乃共入霸陵山中鴻之高實光有以贊  
成也何逸民傳有梁鴻而列女傳中獨不及孟光也  
夫光之行事與桓少君等顧為少君者易為光者難  
少君奉鮑宣命悉歸侍御服飾挽鹿車歸里親執提  
甕出汲之勞何異光之推髻操作舉案齊箸乎後宣  
為司隸校尉子永為郡守晚年處豐席盛共享富貴  
之樂光則終身隱約肥遯是甘難乎易乎不待辨而  
決矣而少君獨得列傳余於作史者不無遺憾焉且

當時有秦嘉徐淑者伉儷之情甚篤觀其夫婦贈答  
諸篇溫文而爾雅後嘉歿父母欲奪其志淑守節不  
屈終以死殉史顧闕焉而獨詳於文姬之轉輾遷徙  
置事三夫者如以才也則淑未嘗無才如以節也則  
文姬何嘗有節吾不知范蔚宗是非取舍竟果何如  
而鴻與光之可並傳可獨傳則千秋自有定論哉



俞伯牙鍾子期論

嘗讀書至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未始不掩卷  
而歎曰知音之難遇一至此乎彼二人者可以風矣  
而或有疑之謂伯牙子期之生平不少槩見而僅僅  
於絲桐撫奏之時山水怡情之際傳其事并傳其人  
似亦無大過人者又或者曰伯牙隱於琴者也始而  
學於成連既而學於方子春遭時不偶鬱鬱不得志  
如太師方叔諸人各挾一技以見長於世借絃歌之



逸響寫憂憤之幽思未可知也然其時不有子期之  
善聽則霖雨之操崩山之曲且將與中散廣陵絕滅  
人間千載而下孰知有伯牙其人者彼二人非所謂  
相得益彰者乎且夫朋友之道亦甚難言矣世有高  
言結納者其始非不善也或以釁終或以隙末或以  
讒言相猜為天下後世所竊笑若夫伯牙之與子期  
非有孔李之淵源也非有荀陳之世好也不過於一  
彈再鼓之下高山流水之間聆於耳而有契於心聞

其聲而因以知其人遂為千古生死之交嗚呼豈不  
偉哉豈不偉哉而說者猶颺颺焉謂子期一死而伯  
牙之琴亦委於荒烟蔓草間為可惜也斯又其餘論  
矣



魏徵論

古來君臣相與之間求其應際運於當時全功名於  
沒世疑忌者不能行其術讒說者不能敗其行善始  
善終而無幾微之憾者蓋亦斤斤乎難其人矣夫以  
信越功高而不免鳥盡弓藏之喻猶可曰其主信之  
不篤任之勿專也至若諫無不聽言無不從君臣相  
孚如膠漆之投如水乳之合孰有過於唐之魏徵者  
乎而猶不能無遺憾也請得而論之當其際隋末之



亂詭為道士屬意縱橫之說何其明且哲也及乎太宗即位徵為諫議大夫何其擇君而仕也自謂遇不世出之主當盡展其抱負之才凡奏二百餘疏剴切當意引叅國政或隨時進諫或因事納誨批領下之鱗具回天之力所以佩刀之賜媵媵之稱舉而比之諸葛武侯雖王珪房玄齡之屬曾不得望其項背嗚呼君臣之相得豈非古今來所僅見者乎迨夫辭疾歸家輟殿材而營室遣中郎而直宿膳藥之遺使者

之間相望於道甚至講婚姻之好撰碑石之文陪葬於昭陵之側觀像於凌烟之閣於斯時也天下不敢忌其功廷臣不能竝其寵感於心合於意堅如膠漆昆弟不能移豈掩於庸衆人之口舌哉乃曾幾何時而阿黨之誣已經百出賣直之讒遺中再三愛女之婚停矣御撰之碑仆矣妻子流離不得其所矣嗚呼君臣之際豈不難哉或曰人臣貴默以格君心之非而不貴顯以揭君行之過徵之抗直於生前徵之所



以見疑於死後也若然則堯設諍臣舜立謗木果何  
為哉夫以太宗之明魏徵之忠猶不免於讒慝之來  
况其瑣瑣者乎其後征伐遼東幾至危殆乃悵然曰  
使徵若在吾無此行遂加禮如初要之太宗不失為  
明主魏徵不失為良臣功高者聚謗名盛者招尤古  
今同一慨也

李密論

從來英雄豪傑之士出而圖大業者必有兼人之才  
過人之識上以合天命下以得人心乃能建不世之  
勲成天下之事也間嘗曠觀往古隋煬失政之年群  
雄競起之日如楊元感翟讓之徒莫不席視一方潛  
窺神器其間聯絡人才揆時度勢幾幾乎有成者則  
惟李密為最而卒之兵敗身亡為可惜也世之尚論  
者曰密首勸楊元感取關中及自立乃不鼓行而西



宜其亡也嗟乎此但知其一不知其二也當其入衛則見忌隋煬讀書則尚慕項羽千元感以三策勸翟讓取滎陽其人固已落落不可一世者及乎避難而變姓名行兵而士樂用破須陀之衆則共推盟主折世克之銳則直取黎陽料天下若指掌據阨要以自雄不可謂非計之得者也惜乎戰勝而驕一失於拒仁基之策再失於散黎陽之粟遂至一敗而不可復救嗚呼是豈其才之不足歟抑豈其人心之不附

歟夫以隋煬奢靡之餘天下財力固已告匱矣而恃以成天下事者惟黎陽之倉耳密於此時據而有之以之號召群雄當無不源源而來者乃何以計不出此開倉賑食給授者無饜足之心負取者有狼戾之誚善夫賈潤甫之言曰倉粟有時而竭粟竭則人散此六事勢之所必至者也且夫仁義之名誰不欲居而特是權衡變通之方所當酌量於其間是以古昔聖王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亦必用之於事定



功成之後而非隳軍實而邀一時之名也吾故以為  
密之敗非才不足而識不定也非人心不得而天命  
未歸也何以言之斯時隋之所懼者惟密隋之所恃  
者惟世克而世克既已悉師以來則東都必虛仁基  
選象向洛之謀未始非扼腕撫背之一策也密不見  
用而悞信越王侗之詐奉制稱臣寃之魏國公之爵  
未至而已見敗於世克矣故曰非才不足而識不定  
也夫劉長恭字文化及之徒此固密所折筭以答之

者也至於中原之鹿共相角逐者乃一天授之唐太  
宗此顧可與力爭乎故曰非人心不得而天命未歸  
也要之李密之生平行事其亦英雄豪傑之所為而  
非尚霸尚力之可同日而語也藉第令當日無唐太  
宗則事之成不成尚未可知豈遂至如庸碌之流無  
所建立者哉故曰世之尚論者但知其一不知其二  
也



方孝孺論

遜國之時忠臣烈士以身殉難者指不勝屈而被  
禍尤慘刻者莫甚於方正學論者悲其遇壯其志惜  
其謀之無成疑其意之有在至今猶可得而想見之  
也方夫文皇之稱兵也指齊黃為罪首未聞欲得正  
學而甘心焉故道衍預請以勿殺則首肯之伍雲執  
之以獻則待以不死草詔之召降榻數語正學詞愈  
激文皇詞愈婉在文皇亦不可謂不知正學矣惜乎



既為建文之臣義惟殺身以報主耳故曰悲其遇也  
至憤詞所激禍延十族每收一人輒以相示夫天下  
豈有見父母族黨慘慘於前情不為之動意不為之  
移者乎度文皇初心本惜其才猶欲以至情動之冀  
其稍挽回於萬一也其如正學視死如歸雖十族誅  
夷而不畏求之古人蓋亦少矣故曰壯其志也至高  
煦高燧勿恭於燕世子正學畫策曰燕父子兄弟可  
間而離也幸而計得行則文皇必殺世子世子既殺

則守國無人內顧不暇安能南向而爭天下哉後燕  
兵日迫勢難固守更有幸蜀之請使建文從之安知  
不為夏之少康唐之明皇乎故曰惜其謀之無成也  
且建文去國之時從者二十二人正學或未之知故  
勿從也否則知建文之尚在姑隱忍以圖興復耳否  
則留此身於輦轂之下或得當以報耳不然何不聞  
其遽死與逝也假令當日者文皇或不迫於召見則  
正學必不出既不出矣而又不死與逝則遲之又久



庸詎知色昏之哭豫讓之謀非正學所優為者乎故  
曰疑其意之有在也若夫內外構兵之際國事且不  
可問正學方以周官周禮啟迪其君無論古制不可  
復行於今即權其緩急輕重亦當有間而汲汲若此  
殆讀書泥古之過耶然此第如浮雲之過太虛何足  
為累而浩然正氣之塞於天地者在正學未嘗稍損  
也後之尚論者惟求其大節之所在表而出之慎無  
以周官周禮之行為亡國敗家之口實也而可哉

張居正論

客有問於主人曰張江陵何如人也主人應之曰是  
有明社稷之臣也客曰夫所謂社稷之臣者受先朝  
顧命之隆扶少主危疑之日任國家之事而不專其  
柄防小人之漸而不與之親如周召之贊襄王室以  
輔冲幼之君韓魏公之調劑兩宮以抑守忠之間是  
也未有潛交宦寺以固綸扉之寵驅逐忠賢以擅首  
輔之權卒至身死踰年遼妃訴闕子孫盡流於烟瘴



家產籍沒於官家社稷之臣固如是乎主人曰吁何  
所見之不廣也夫君子論人當畧其小節而錄其大  
功故孔子之於管仲止不許其仁耳未嘗不贊其相  
桓之功也子以江陵之不善其終而為是拘牽之見  
乎請為吾子陳之方夫穆宗憑几顯帝冲齡幼主不  
離保傅之手太后不聞垂簾之舉其所以傳宣詔旨  
給事內廷者惟馮保一人為最况江陵之時勢倍難  
於韓魏公而馮保之威權更百倍于任守忠故矯傳

大行遺詔閣臣與司禮監並稱其權勢之熏灼為何  
如也使不牢籠而駕馭之彼將黠驚而不可制矣夫  
江陵與二高同受顧命而拱之逐皆由慷慨收宮府  
之權機事不密反受其殃則咎在保而非可專責之  
江陵也且拱之門人先欲去江陵而甘心焉所以香  
火之盟又不得不激切而言之設或以此為懷怨報  
施豈江陵之所可勝受乎夫當此主少國疑之時奸  
賢竝進之日朝廷政事不決於元老大臣其將委之



闡寺宮妾乎國家亦何貴有此執政為也且夫江陵之功業亦甚班班於明史矣進四書直解之冊而聖學藉以脩明上六事急務之疏而治具藉以張舉請御講筵而因時納誨請裁宮費而國帑充盈却李成梁暮夜之金而四知不媿舉凌雲翼平蠻之任而邊境以開甚至賞花則請迎仁聖溫清無虧削地則請免諸王親藩戴德相業之隆求之近代多不易得若夫臨襲世人一偏之說妄加評駁亦安得謂之善論

古人哉即其名高見忌權威招疑不能善全於沒世者不必為江陵諱夫以周公之聖尚不免於管蔡之流言况其下此者乎吾謂江陵之過不在於擅權而在於奪情夫三年之喪自天子以達於庶人無敢易也今乃三月歸葬六月還朝宰予之食糗衣錦見笑聖門方進之脫衰視事貽譏士類是則啟後人議論之端也雖李幼孜倡奪情於外馮保應勉留於內而江陵不能自主遂至在官守制無怪乎星變陳言者



之嘒嘒也若夫生平事功雖非貞觀之房杜元祐之  
司馬而亦可謂救時之宰相也故曰有明社稷之臣  
也

明光宗論

甚矣天不佑明也人皆疑懷宗非亡國之主謂天意  
使然而吾以為天之亡明不待懷宗時而始見蓋早  
於光廟之短曆卜之矣夫光廟青宮毓德二十餘年  
而繼體乘輒甫及一月方神廟建儲未定之際淵衷  
叵測嬖寵憑陵怒激言官舉朝震動光廟處危疑之  
地持孤子之身又當撻擊之變起非常而與順從容  
數語而息群喙以至神廟有吾兒萬年天子之歎其



仁孝之感格為何如及嗣服之初首撤天下權礦內  
使旋勒令馳驛速回盡蠲夙逋而萬曆末年礦稅頻  
繁之患以息發內帑銀百萬者再犒九邊及遼又慮  
轉輸驛騷并給脚價銀五千兩三軍歡躍而萬曆末  
年征調四出之累以甦救卜亟行陞用起用內外大  
小臣工皆取資望素著者史稱崇英逸偉極一時之  
盛而萬曆末年察案半空之淹抑以伸踐阼不數日  
舉神廟所蓄而未及渙之號迅發無遺而萬曆末年

封章多滯之鬱結以解即位之日復二十餘年久弛  
未設之朝儀而告天地於文華告列祖於奉先載詣  
大行皇帝皇后皇貴妃几筵行吉拜禮具如古制發  
帑刻日建皇極門殿定三六九常朝之期而萬曆末  
年郊廟勿躬朝講希御之積習以振凡所設施誠有  
如神廟遺詔所云蓋愆補過允賴後人者若夫加恩  
侍從則無論存歿並擢用卹錄矣欽恤獄囚則自矜  
疑死罪以下悉付所司議釋矣軫念民隱則特免順



天通灣房稅及山西宣大春夏額稅矣納言聽諫捷  
若轉圜雖有鹿總善周朝瑞之遣調而尋復原官矣  
先朝直諫被謫微青獲罪者無不記憶甄收如鄒元  
標劉光伏矣此其行事較神廟奚翅倍蓰耶至純孝  
性成哀痛惻怛見於聖壽免行慶賀之詔旨仁至義  
盡措置得宜見於進封鄭貴妃為皇太后復以禮臣  
孫如游之疏而寢之恩威並濟不可妄干見於李如  
松等投章會極門而申嚴罪臣撫辦之禁寬而能粟

嚴而有體見於廷臣駟呼徹御持扇侍班而但論內  
閣以肅朝儀而明法紀一月之內美不勝書天下喁  
喁莫不有快覩太平之望黃河清矣邊境寧矣無論  
神廟四十八年之政遠不能及即有明二百數十年  
列代相承之政自孝宗而外皆遠不能及也曾見一  
宗室子詩云享國若令光廟永垂衣應與孝宗齊蓋  
實錄也而奈之何止此一月也奈之何止此一月而  
幽憂潛邸顧乃二十餘年也不可謂非天也使天意



佑明則前此行屍坐肉之歲月寧不可錫與耶後此  
醉生夢死之歲月寧不可假延耶而柰之何止此一  
月也嗚呼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  
吾獨悲夫明光宗之勵精圖治銳意蓋愆大故維新  
哀勞並集而病之發於一月以來者既驟且亟病之  
伏於二十餘年者復久且深而又誤於進藥之不慎  
以促其齡而當時乃或疑其精神太勞宮掖太盛豈  
不重可歎哉且以鄭妃之怙寵邀恩覬覦神器一旦

光宗正位不但絕無藏怒宿怨之意而禮待有加彼  
若稍有人心宜悔悟感激之不暇而女德無極仍蓄  
意外之謀賊在宮闈外廷無所用其力閣臣坐視衆  
議徒滋斯則方從哲之罪不容誅而崔文昇李可灼  
又不足戮矣夫張差之挺何以至青宮李可灼之丸  
何由達御座當日張差之罪不問而即誅此日可灼  
之功帝崩而猶賞外廷議論豈屬不根而首輔若罔  
聞知律以許世子不嘗藥趙盾不討賊似不為過而



惜乎熹廟之童昏也未幾而反罪移宮矣夫移宮有  
功於熹廟者也有功於已者反以為罪得罪於先帝  
者反以為功柰之何使光宗崩而此人立耶則亦猶  
夫使神宗壽而光宗夭耳故曰天也雖然鄭妃之子  
為福王福王之子為金陵建號者明之天下實亡於  
金陵是光宗之子猶有死社稷之懷宗而鄭妃之孫  
亡天下竄辱善惡固自不爽哉

客氏論

女謂之禍自古有之然皆嬖后寵妃以及外戚公主  
託身宮掖根本皇家故其所憑藉者深而勢難猝拔  
也明之熹廟顧獨於后妃戚屬寡恩而惑溺昏迷惟  
乳媪客氏一人是愛是信此則事之至變者矣夫客  
氏民間婦耳入為乳媪雖有阿保功然熹廟嗣位時  
年已十六七尚須乳母活耶何戀戀於客氏也元年  
即成大婚禮三宮既備妃嬪如雲侍御數千萬人佳



鹿會當不乏計其時客氏年已三十許不為少艾奈  
何得專其寵耶吾觀客氏雖婦人頗多機詐迹其光  
廟登極熹廟將受冊東宮時暗與所私逆閹魏忠賢  
謀相與刻意逢迎太監王安力為逆賢辭玉帶乞充  
東宮典膳此其智慮深遠矣及先所私閹魏朝與逆  
賢爭淫醉罵致驚熹廟召問榻前客氏心利逆賢中  
年自宮不識字易制且獻朝之環薄而樂賢之慙壯  
遂袒賢而逐朝朝逐而賢專肆然無復避忌每與賢

相見必屏人密語雖親近不得聞凡賢所為毒遍縉  
紳幾危社稷非客氏在帝左右無以成其逆至搆中  
宮害諸妃賊皇子女致兩朝椒難之慘知者謂皆客  
氏始謀且既逐魏朝而必殺之并殺王安獨用王體  
軋卒賴其力皆非賢意計所及其權譎反覆殆不下  
呂雉武嬰故能玩弄熹廟於股掌之間也初封奉聖  
夫人遷居軋西二所猶是有名封大宮婢所住未為  
踰越然熹廟至親臨宴飲內諸司承應諸大璫隨侍



以王安等之貴而另設館於所內側室其榮亦已極矣旋又遷居隆德殿之西南曰咸安宮則竟以母后自居每日黎明入御前甲夜始出后妃承寵亦不能若是親密也其在宮中乘肩輿撥內官近侍擡走儼然先朝妃嬪之禮止闕一青紗織蓋而茵褥較為精美烏各司承應倍急於御前夏則冰成山冬則炭量谷驕奢僭侈日異而月不同凡遇生辰燹廟必臨幸歡宴先二十餘日賞賜喧闐不似后妃千秋當日而

已其出宮暫歸私第先期奏知傳特旨施行至日五更命乾清宮管事大璫數員及暖閣璫數十員玉帶紅袍步行擺隊客氏自咸安宮盛服靚粧乘肩輿由嘉德咸和順德右門經月華門至乾清門西一宮六不下而徑至西下馬門內監諸司衣窄袖紅蟒衣繞輿前後呼擁圍隨者數百文跪叩道傍者數百人得邀目視或頷首喜形於色內府供用庫供大白蠟燈籠黃蠟巨燃不下二三千枝輿前鵲尾提爐藝沉檀



者數對非烟非霧雜香來出西下馬門換八人大圍  
輿呵殿之雄侍從之盛遠在御駕游幸之上燈火簇  
列光如白晝衣飾鮮麗恍若神仙都人士嘖嘖豔稱  
詫為目所未見不知飛燕玉環之寵有此否耶歲中  
不避寒暑往來頻數棲居既久誰與獨處人多訝之  
道路流傳訛言不一外宿十餘日送賢必從入烏六  
嘗不聽從至矯旨以召吁淫佚之罪又豈待問哉夫  
以客氏之驕奢重之以淫佚而熹廟偏愛偏信始終

不移攷其固結上心世傳不過辦饈而食之甘與共  
送賢贊成嬉戲諸事皆無大過人者乃言官劾之而  
得罪請出則中旨慰留事在元年二年猶謂一時難  
於割愛迨晚歲間有違忤言或怒詈切齒而迄不能  
屏以至於崩雖帝之昏庸歟吾意客氏必別有蠱惑  
之方牢籠之術借宮闈事秘外人多不及知耳人見  
客氏於熹廟之崩放歸私第之日衰服赴仁智殿梓  
宮前出一小函用黃袱包裹熹廟胎髮瘡痂及累年



剃髮落齒剪爪痛哭熬化而去或以為情尚可憐至  
籍沒家財子身步赴浣衣局已而就局笞死發淨樂  
堂熬屍揚灰或以為罪比逆賢太酷而不知其妖淫  
不道擢髮難容有逆賢而中禁之惡不為增無客氏  
而外廷之威或可減然則客氏之罪固浮於逆賢哉  
抑吾聞二魏之私於客氏而有惑焉夫閹者謂之淨  
身奈何尚有人道及攷裨史乃知宮婢之與閹人原  
有所謂菜戶對食若民間夫婦然又舊制閹者置籍

禮部定例閱幾年歲必赴儀制司驗修防其屆時或  
生萌蘖而修之楚倍甚於閹惟貧小璫多不能免致  
身速者及期而已躋富貴則或以勢利或以賂遺得  
脫二魏皆此故歟若逆閹中年自宮尤不可問矣噫



擬楊玉環七夕長生殿私誓謝表

華清宮侍臣妾楊玉環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奉表

三郎皇帝陛下蓋聞月娥每夜當廣殿而懷蟾星女

逢秋渡長河而待鵲空浥桂華之露連理無枝倘生

蘋葉之風凌波難步以至偶來金母不恒漢帝之居

下降麻姑乃雜凡夫之坐變桑田於滄海今是何年

貫花醞於餘杭昔傳此夕人間乞巧自多兔女之情

天上追歡誰擅君王之寵忽遊宮闈之僅事非徒結



綺臨春更添節序之美談欲掩乘槎犯斗膺茲異數  
罕有同倫是皆皇帝陛下天地深仁日星大義併包  
六合爭歸四海之誠臨照八方固失一夫之信致民  
安而物阜娛樂無疆聿治定而功成太平有象稱萬  
年壽詎必黃帝求仙與百姓同何妨太王好色頌惟  
臣妾家原寒素質本庸常入道改妝夙緣多病傳言  
促召旋錄微名幸御方新便授貴妃之冊褒加至極  
竟如敵體之儀蒙雨露於專房際風雲於舉室比之

衛霍儼列爵以何功私及邢譚喜貫魚之並侍歷歲  
時而不改幾度春秋按日月之常經匪伊朝夕湯泉  
罷浴消殘暑於羅衣藻寢興歌怯微涼於紈扇誇笑  
蓉之出水敢言妾貌如花薄楊柳之隨風誰道君恩  
似葉憶洗兒於繡襦草謝宜男記譜曲於霓裳節迎  
素女王魚可釋披襟而肺病全蘓紅汗不凝拭帕而  
肌香半斂抱康猗而擁雪午局看碁馳蜀騎而飛塵  
晚廚催宴荔枝初到辨果味之迎霜鸚鵡長閒課經



文而向月召翰林而賞芍藥雖異春妍傳弟子而教  
琵琶恰乘秋爽於時鸞輿正暇牛渚剛臨乃占好合  
之期特選長生之號殿前排當不闕在外所司宮裏  
傳呼悉是由中密旨偶踈長枕大被陪游無岐薛諸  
王亦停淡掃濃妝調笑少舞秦姊妹指盤中之瓜果  
的有雙心藝爐內之椒蘭團成一氣寧容仙客或窺  
支石之機盡放宮娃任闕穿針之線虛無人迹薦感  
帝衷携手行來轉入闌干深處凭肩立在共看碧落

移時設誓約於王言綸音玉節表精誠於賜物鈿盒  
金釵訂以三生欲使生生相見期之百歲可知歲歲  
相將臣妾何人猥承天眷古今何主得似風流倘果  
永諧比翼之歡敢忘終効捐軀之報謝恩恐後毫粘  
侍寢之餘感德從前縷叙入宮之始第因私語不便  
公陳力士親臣麾之禁闥念奴愛婢隔以重幃字字  
皆出心裁行行總由手泐臣妾玉環盥薰百叩謹緘  
封密表以聞







奕	葉	慶	衍	盤	根	中	謝	竊	惟	圓	蓋	流	行	跳	雙	丸	而	為	序
方	圖	對	待	配	六	子	以	成	功	晦	明	遞	嬪	而	相	乘	度	叶	短
長	遲	速	散	潤	交	通	而	各	出	化	徵	踈	數	時	恒	重	光	重	輪
啟	昌	期	而	表	瑞	十	日	五	日	逢	聖	世	而	稱	祥	縱	令	掩	魄
藏	形	道	全	作	息	絕	少	鳴	條	破	塊	澤	普	天	喬	直	置	無	猜
任	朝	朝	而	暮	暮	從	來	不	如	隨	片	片	與	絲	絲	三	千	年	六
為	催	開	消	磨	幾	許	廿	四	番	未	嘗	失	信	儻	何	曾	白	晝	
黃	昏	肯	誤	佳	期	而	後	至	清	塵	灑	道	慣	從	芳	徑	以	先	驅

仰	懸	象	之	照	臨	被	成	形	之	變	化	頽	陰	消	陽	息	雖	屬	恒
經	而	暑	往	寒	來	每	移	節	候	芝	蘭	秋	敗	固	興	無	命	之	嗟
桃	李	冬	榮	尤	起	非	時	之	歎	或	自	傷	其	既	晚	開	不	及	春
即	爭	訝	其	殊	常	舒	徒	當	夜	武	墨	何	物	遽	迫	促	而	裁	詩
天	寶	何	王	輒	憑	陵	而	擊	鼓	隔	神	仙	於	洞	裏	誰	識	年	華
隱	雞	犬	於	源	中	別	看	時	代	屋	頭	鈴	索	但	假	人	謀	水	面
文	章	難	通	天	聽	未	有	惜	花	如	命	偃	草	承	恩	合	九	十	之
韶	光	不	教	虛	度	致	再	三	之	炯	戒	務	俾	實	遵	如	今	日	者



也茲蓋伏遇金輪廣運玉闕高居包地獨尊建皇極  
於東西南北分天並大崇帝功於春夏秋冬早出震  
而當陽位先一索正乘軋而司令治統三時貞下起  
元脩生養收藏之德人推及物遍飛潛動植之倫播  
百穀於中田經綸康阜毓萬花於滿谷黼黻昇平豈  
若青黃不接之時正當紅紫爭妍之候星榆宿柳謂  
夾路之非花石筍峯蓮笑排空而不樹特煥雲機之  
采章用天孫親揮香案之毫詔傳玉女睇茲群卉命

我衆芳態競穠纖不計環肥燕瘦樣呈遲早何妨救  
捷馬工摠期日見常新莫使春留餘憾遙憐質弱更  
思數問居諸那便妝殘尤忌頻頻擲沐因念方夏且  
招葵向况在艷陽入秋尚許桂生寧忘鹿景噓枯布  
葉原殊振落之威潤朽濯枝本異飄英之怒勅護持  
而加意調和適冷煖之中謹狼藉於無心斟酌取陰  
晴之半感均率土頌布箋雲臣等近忝春華遠慙秋  
實比之國色可如小白長紅溯以家聲得似姚黃魏



紫欲避蜂銜蝶採須月出還望雨來歡邀燕舞鶯歌  
祝風和并祈日煖詎意九旬之內竟能四美之兼含  
仁於子子孫孫吐瑞於生生世世伏願恩施無已利  
溥不言物盡游春積氣之機畢達時方置閏歸餘之  
曆重延庶幾月扇日爐鑄就金銀世界兩梭風剪織  
成錦繡乾坤矣

卷

第

二

第

十

第

十

第

十

第

十



